

行走于教育

与哲学之间

冯俊教育讲演录

冯俊 著



行走于教育

与新课程之间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孙尧

人民教育出版社



行走于教育

与哲学之间

冯俊教育讲演录

冯俊·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于教育与哲学之间:冯俊教育讲演录/冯俊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8
ISBN 978-7-202-04525-1

I. 行… II. 冯… III. 教育哲学-文集 IV. 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5570 号

书 名 行走于教育与哲学之间

著 者 冯 俊

责任编辑 李世琦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442 000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978-7-202-04525-1/G·1459

定 价 6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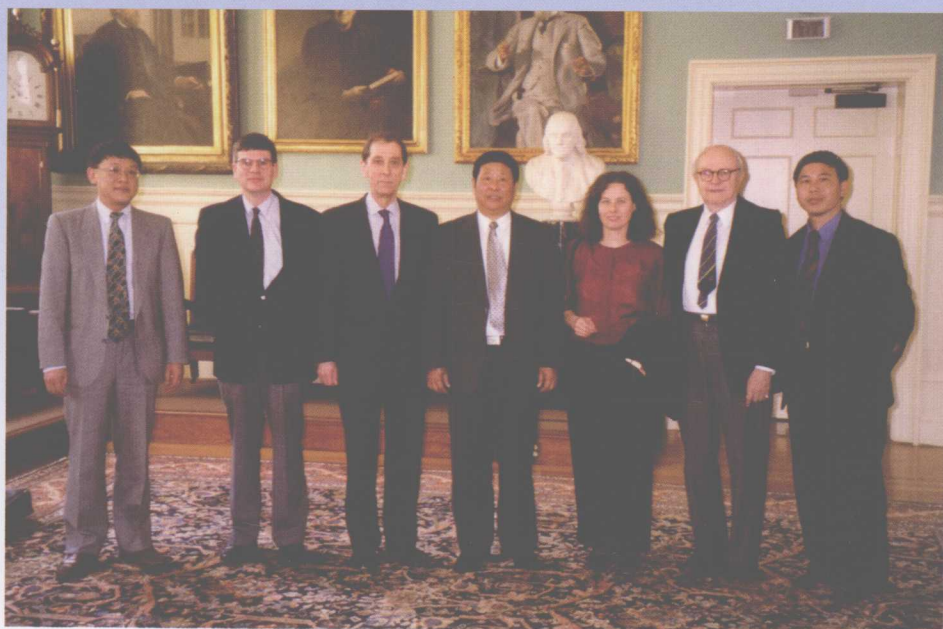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96年12月10日英国牛津大学名誉校长 Lord Jenkins of Hill Head（前排右二）和校长 Sir Peter North（前排左二）共同访问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副校长（右一）和冯俊（后排中）等陪同。



◎1997年11月11日冯俊（左二）陪同李文海校长（左一）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哈桑尼（左三）授予中国人民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2001年4月23日纪宝成校长（左四）率团访问哈佛大学，与哈佛大学主管礼仪接待的副校长 R.M.Hunt（右二），文理学院院长 J.R.Knowles（左三），东亚系主任 W.Kirby（左二）等专家学者一起合影，冯俊（右一）陪同。



©2005年6月1日冯俊在美国西雅图首届中美大学校长论坛上担任大会主席，这是他主持会议的照片。



◎2001年6月15日冯俊率领中国青年访日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与日本文部科学大臣远山敦子女士会见。



◎2002年7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 Jack Straw 访问人民大学参加法学院英国庭审抗辩技巧研讨会，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程天权教授（左二）接待陪同。左一为冯俊。



◎2001年9月3日冯俊（右一）陪同纪宝成校长（右二）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成思危副委员长（左二）新书出版座谈会。



◎2005年10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学术活动中许嘉璐副委员长与冯俊交谈。



©2003 年 9 月 30 日前 WTO 总干事穆尔（右三）先生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



©2003 年 10 月 19 日在巴黎中国教育展上冯俊与法国教育部长 Luc Ferry 交谈，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陪同法国教育部长参观展览。



©2004年5月13日冯俊欢迎新西兰教育部长 Trevor Mallard 来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并为其主持演讲。



©2004年10月1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教育展上，冯俊（左一）与加方嘉宾和中国教育部袁贵仁副部长（左三）、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陈小玲女士（左四）一起合影（此照片转引自中国教育科研网）。



◎2005年9月19日冯俊在新西兰首届中—新高等教育论坛上作大会主席。



◎2006年5月2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右四）在香港为李瑞环同志的《学哲学用哲学》一书的香港版首发式剪彩。左二为冯俊。



◎中国人民大学连续多年为拉丁美洲各国和东南亚各国培训经济官员。图为 2002 年 11 月 27 日第二届安第斯五国“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研修班开班，前排右一为冯俊。



◎2002 年 9 月 14 日—16 日中国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艺术团访问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交流演出。冯俊（二排中）接待全体团员并与他们合影。

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微型话语

这本书的标题《行走于教育与哲学之间》是我十年来的生活写照。我的本行是一位教师、教授，学科专业是西方哲学，可以说是一位哲学工作者，当然在大学里教书，也算是一位教育工作者。1996 年秋，学校让我出来做行政管理工作，做了四年的处长，六年的副校长，在学校里跑腿干事，就更像一位教育“工作”者了，因为成天有忙不完的工作。对于哲学同行来说，我是一位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作为一名行政管理人员来说，我又与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还分管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做事处事总离不开哲学的眼光，特别是 2005 年学校成立了哲学院又让我兼任院长，因此我从事的行政管理工作还包括哲学院的行政管理。就这样行走于“教育”与“哲学”之间，匆匆忙忙，辛辛苦苦。但我觉得，这些年并不是漫无目的的穿梭，沉于事务的忙碌，而是在哲学之外又有了许多收获。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启动了办“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进程，我在校长和书记的带领下，与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一道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学习到不少东西，成为人生中一段难得的经历。

这本书名为《行走于教育与哲学之间》的另一层意思是，书中收录的是我在工作中的一些讲话、演讲、辅导报告、访谈录和采访报道，其中包括我在国内外的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中用英文、

法文发表的演讲，以及《中国日报》对我的英文报道。另外还有几篇札记、主编作品的序或后记。既为了保持原貌，也为了节省篇幅，外文讲演原文照登，没有翻译成中文。首先，它们讲的事情都与我从从事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相关，但也不能算作严格的教育学的学术论文，它们只能算我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一些心得体会，当然部分地也是我所做的一些工作的记录或点滴经验。它们与教育相关，但不能算作教育的专业学术。其次，书中有很多篇幅是讲哲学的，但也并非讲哲学学术本身，而是讲哲学教育。它们既与哲学相关，但又非哲学的专业学术。因此，它们是行走于“教育”与“哲学”之间，行于内又游于外，是让教育学家和哲学家都见笑的笑料集。

在我看来，研究教育，时下流行两种话语方式，一种是从中国教育的宏观背景、从中国教育或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入手，分析研讨，提出对策和建议，可以起到为政府决策咨政建言的作用；一种是从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或世界上著名的教育家提出的教育理论出发，来研究教育中的重要学术问题，力求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树。我把这两种话语方式都称作“宏大话语方式”，如果借用后现代的术语，就是“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或“元话语（meta-discourse）”。前一方式是从“宏大背景”出发研究“宏大题材”，后一方式是从宏大理论出发，想发展理论或为宏大理论做出贡献。我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我并不反对“宏大叙事”或“元话语”，我觉得它们是一种重要的话语方式，当然不是唯一的话语方式，因此我绝无反对或贬损“宏大话语方式”的意思。我认为，宏大话语方式的前者必须是统领中国教育全局的教育家、学术型的教育官员或熟知中国教育整体状况的学者；后者一般都是教育学家，他们有很强的专业素养，是理论家。我既不是教育家，更不是教育学家，这两方面的条件我都不具备。

我是一名基层单位（大学在教育体制中就是一个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想问题、办事情自觉不自觉地就是从局部的、微观的视野出发，办的事情也是具体的、琐碎的小事情。只是搞哲学的人往

往不甘心于小，总想从小中见大，从琐碎中见崇高，从经验中提炼点什么、概括点什么，从日常的工作中找寻点带规律性的、多少具有一些恒久价值的东西。但无论怎样，与前面两种话语方式比较起来，仍然是“微型话语方式”。这种微型的话语方式，面对的不是大题材，而是小题材，研究的不是总体性的问题，而是具体问题，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常常是从小处着眼；不是从理论体系出发，而从具体工作中提炼点滴经验、总结出一些理论，是一种案例式的研究，或是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东西，是经验的总结、理论的雏形。因此，如果说我对于教育问题有一些关注或研究的话，那么我运用的话语方式就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微型的话语方式。并不是我认为这种方式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而是因为这是我能够使用的一种易行和简便的方式。我觉得，这种微型的话语方式也应该是教育研究的一种方法，它和宏大的话语方式是一种互补关系，它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宏大的话语方式提供素材、例证和事实基础，同时它又可以触及宏大话语方式不去触及的题材，能见到宏大话语方式见不到的问题。

书中所收的文稿是从我的数百次讲话中积淀和留存下来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都在报章杂志上公开发表过，我都在脚注中说明了它们的来源出处；有部分文章是和同事、朋友一起合作写成的，我也在注解中指明；由于是老师出身，讲话总习惯自己写讲稿，即使是普通工作总想要讲点自己的看法，有时人家提供了一个参考稿也会把它改得面目全非或重起炉灶，在书中收录的一些讲稿，凡是得到他人帮助或提供素材的，都在注解中加以说明和感谢。书中收录了多篇访谈和媒体的报道，访谈是我讲的，但是它们是由记者或采访人写成的，算是我和他们的共同作品，而媒体对我的报道和介绍，则完全是由记者们写的，而非我本人的作品，这里登出来都署上了他们的名字。书中附上了反映我参加一些活动的照片，它们与书中提到的一些内容是相互印证的，这些照片是我在这些年积攒的照片中挑选出来的，无法记起它们各自是由谁拍摄的，在这里向它们的作者致歉。此次编辑这本文集，我的学生和秘书楚艳红、陈璞和汤

明洁分别为我做过收集、复印、录入和整理文稿和照片的工作。在这里，我想向为我提供过帮助的各位同事、原先发表过这些文章的报刊杂志、采访报道过我的记者编辑们以及收集整理文稿的秘书和学生们一并表示感谢。同时，我也要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李世琦先生，当我提到想要出版这些小文章的时候，得到了他的大力鼓励，后来他又不断催促，使我把这一想法变成了现实。

冯俊

2007年春节于北京世纪城远大园



作者近照（2005年4月摄于香港中文大学）